新學僞經考

新學僞經考卷六

漢書劉歆王莽傳辨僞第六

王莽以僞行篡漢國劉歆以僞經篡孔學二者同僞二者同篡僞君僞師篡君篡師當其時一大僞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然歆之僞左氏在成哀之世僞逸禮僞古文書僞毛詩次第爲之時莽未有篡之隙也則歆之首志篡孔學久矣遭逢莽篡因點竄其僞經以迎媚之歆既獎成莽之篡漢矣莽推行歆學又徵召爲歆學者千餘人詣公車立諸僞經於學官莽又獎成歆

之篡孔矣篡漢則莽爲君歆爲臣莽善用歆篡

孔則歆爲師莽爲弟歆實善用莽歆莽交相爲

也至於後世則亡新之亡久矣而歆經大行其

祚二千年則歆之篡過於莽矣而歆身爲新臣

號爲新學莽亦與焉故合歆莽二傳而辨之以

明新學之僞經云

劉歆傳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

署爲黄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

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

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
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
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
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
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
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
經傳歆畧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
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
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
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爲左邱

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

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

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

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

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

論語僞文歆所竄入以昭符應者歆徧僞羣經之
術皆如此弁不得以光武名秀歆亦名秀嘉新公
爲劉歆祁烈伯亦爲劉歆以左邱明爲有二人也
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左氏僅見夫子之書及
列國之史公羊聞夫子之義見夫子之書者盈天
下矣聞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唯董生乎歆既湛
靖秉父向既沒獨任校書無人知祕府之籍因得
借祕書而行其僞漢世春秋之學最盛歆思自樹
一學校書得左氏國語以爲可借之釋經以售其
奸不作古字古言則天下士難欺故託之古文此

歆以古文僞經之始也旣已僞左傳矣必思徵驗乃能見信於是徧僞羣經矣然移太常之文僅欲立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三學猶未及毛詩本傳幷未及周官蓋歆以毛詩周官作僞太甚未敢公然露於衆也然歆雖挾上旨欲行其私加以挾制辞氣甚厲而忽立僞書博士之不對龔勝師丹之怒固也西漢博士凡大儒皆由此出其學原出孔氏不能欺謬之也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獨稱賈生者以歆附會爲左氏先師也然詛爲李斯再傳弟子其書未有一字及左傳也

魯共王得逸禮古文尙書河閒獻王亦得周官逸禮古文尙書而毛詩左氏傳且立博士移書何以不兼稱獻王共王薨於武帝元朔元年下至征和二年凡三十八年巫蠱事乃起數十年間孔安國何以不獻且安國蚤卒何得及巫蠱事乎藝文志儒林傳何以但稱安國獻書不及逸禮歆既輔弱扶微與得廢遺何以移文但爭三事不幷爭毛詩周官且一字不及也其牴牾不合觀之可見其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辨見藝文志

春秋經自公羊胡毋生相傳絕無脫簡若人間左

氏春秋原是國語亦非有間編歆託之祕府託之古文妄謂學官學殘文缺所謂經或脫簡者歆乃欲增續春秋也傳或問編者歆欲比附春秋年月改竄國語也

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貫公即歆所稱傳毛詩之貫長卿庸生即傳都尉朝古文尚書者皆歆偽託即有其人蓋亦歆私黨歆之授意者也

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歆以高堂生傳十七篇多士大

夫禮故其逸禮皆爲明堂巡狩之禮故藝文志云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此乃其作僞之微恉也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博士傳自孔門師師相傳可爲孔子之學鐵案先秦三代竹帛之外兼賴誦說而傳使尙書不止二十八篇伏生專門之學雖其本既亡可以誦而補之三百五篇之詩十一篇之春秋皆兼賴誦說而傳則孔子刪書二十八篇之爲全書無可疑也史遷儒林傳不述左氏今據西漢博士之學以得孔子之全經賴有歆述博士之言爲可信其餘不經歆校

改者寡矣

王莽傳

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

按歆傳莽素重歆故莽一朝典禮皆歆學也故偏錄出與歆之僞經徵驗相應也

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記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

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

按是時歆周禮未成故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說未出故猶從今博士說然莽之學周公自此始後此事事效法遂篡漢祚歆周官爾雅亦事事稱周公以揣合莽意獎翼篡事也後世經學動稱周公而忘其爲孔子制作則爲歆莽所賣矣歆欺莽之假於周公將有所圖後儒無歆莽之私豈可復爲所誤乎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

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

按平帝紀元始五年羲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厤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此云樂經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史篇文字皆歆僞纂史篇文字即歆所謂古文以與今文並悖者也

辨皆見前莽歆搜求佚書絕無他學皆歆所力爭於博士者更增爾雅史篇文字以徵驗之通其一藝即徵詣公車前後千數以廣偽學壹異說於是天下皆誦歆學而孔子之學絕矣蓋歆之所以得行偽學者皆莽爲之命曰新學豈不然乎其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亦歆所偽蓋歆以博聞強識絕人之才承父向之業覩中祕之書旁通諸學身兼數器旁推交通務變亂舊說而證應其學訓詁文字既盡出於歆天文律曆五行讖記兵法又皆出之衆證既確牆壁愈堅當時既託古文之名藉

王莽之力以廣其傳傳之既廣行之既久則以爲眞先聖之遺文矣故雖以馬鄭之雅才好博兼綜術藝者尊信最堅贊揚最力豈非以其旁兼諸學徵應符合故乎自魏晉至唐言術藝之士皆微於歆帰淫既久開口即是孰能推見至隱窺其瑕釁乎此所以範圍二千年莫有發難者也今漢書律曆天文五行志皆歆之學與諸古文經若合符節月令兵法亦然余皆有糾謬別爲篇茲不著

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

周官之尊爲經典朝廷典禮以爲依據始於此
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敎化封爲列侯
莽一切典禮皆歆主之莽之以僞行篡帝位歆之
以僞學篡經統交相須而行何相似之甚宜其君
臣之相得也
臣又問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
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
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
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
分界以應正始

按左傳引堯舜禹書爲夏書禹治水分州任土作貢當堯老而舜攝之時九州水利土產次第明晰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皆因州而言尙書大傳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蓋九州除王畿無伯故八伯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鼎亦九也王制亦言八州八伯除王畿一州言之僞左傳言五侯九伯兼王畿言之詩帝命式於九圍又曰九有有截皆言九州未有言十二州者周官爲歆撰然職方氏亦僅言九州唯增幽州幷州而改禹貢之徐梁唯堯典有肇十有二州馬鄭僞孔以爲分冀

州爲幽州幷州分靑州爲營州而職方氏有幽幷是其與十二州異而實同也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地理志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幷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歆依附漢制而改飾之者營州古無此名歆以太公封於營邱而名之王莽有幷州平州營平音同即營州蓋用歆說也歆多以漢制爲古制五色之帝郊祀諸星皆然漢有十三州故歆亦以古爲有十二州也堯典十二州三字必爲古文家竄改尚書大傳有地十有二州說或更追改

者歟史記五帝本紀漢書谷永傳永之對皆有十二州之說皆竄政者

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

按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攝其政耳無踐天子位事也歆僞作明堂位誣先聖以佐篡逆而後人猶惑之何哉

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

按尚書正義一載古文十六篇目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九共九篇共卷故為十六無嘉禾篇唯史記書序有之蓋歆偽為古文書時尚無附莽篡位意後則偽為經記以獎莽篡故復增造此篇移書太常云十六篇而敘儒林傳及竄入史記儒林傳則但云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以後有增加故虛宕其辭歆之肺肝如

見矣堯典假於上下西伯戡黎唯先假王詩假哉
天命皆訓至也正也無訓眞假之義者假王之稱
出於韓信歆欲獎成莽簒故緣此義以易古訓歆
倡訓詁之學以變大義如此

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

按六經無四時迎氣之祭堯典寅賓出日尚書大
傳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
於東郊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於南郊
所以報天德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
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

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覲禮云拜日於東門之外禮器云大明生於東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玉藻云朝日於東門之外大戴禮朝事篇云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郊之義祇此無四郊之祭更無四時迎氣之舉唯莽始有迎春及四郊禮與周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合與月令合蓋皆歆之僞禮也

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爲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

午道

按四郊之制始於歆辨見前

放大誥作策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

譚爲歆莽之黨故主張僞古文學凡新論云云皆

歆羽翼不足據也

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

用歆周官說也按孔子之禮則公侯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分土唯三孟子王制俱同春秋公

羊說則伯子男同等爵三等而已

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攝皇帝

遂開秘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
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
損益焉
凡莽措施皆出於歆之僞周禮莽蓋爲歆所欺者
發得周禮以明因監爲周禮大行之始故特著焉
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
莽之居攝名義亦由於歆即此一言歆之僞作左
氏春秋書法以證成莽篡彰彰明矣左氏之爲僞
經復有何疑
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唯黃帝

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

有聖德假於皇天功烈巍巍光施於遠予甚嘉之營

求其後將祚厥祀

按易繫辭大戴五帝德帝繫姓史記五帝本紀皆

無少昊唯逸周書嘗麥解有少昊則爲司馬者歆

變亂五帝名號故竄之於左傳國語月令辨見前

此用歆說也

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

詩書禮春秋言廟禮無祧廟說唯祭法有二祧李

甞乃止左傳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周官春官

守祧奄八人又辨廟祧之昭穆是即祧廟之說又周官春官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是卽郊官之說凡祭法左傳周官皆歆所僞莽用其說故云建郊宮定祧廟也

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

周禮地官有六鄉六遂此外有遠郊近郊莽用其

制也

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

周禮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百有二十甕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皆歆僞撰經文以媚莽者此可爲證自歆僞經後人主相承以爲先聖經義宜然於是後宮至萬數千人飲食皮支歲費千萬以此亡國者接踵皆歆啓之僞經之害如此宋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奉養一條至深斥漢文帝之節儉是則歆之罪也

子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

五等者周官大司徒職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即莽所謂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者也

初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

按荀子王制篇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孟子

言澤梁無禁王制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此孔子所述文王之仁政也歆以周官託於周公而閭師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莽制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用歆周官說也然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齊政之衰晏子倘以爲政衰則周公不爲可知莽蓋從歆以興天下亦以歆而亡天下者也又周官司市云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

三皇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並見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三皇本紀注實本之世經也司馬貞且補撰三皇本紀於是少昊之爲五帝遂爲實事競譏史遷之紕繆矣夫史遷多採左氏如左氏實有問官郯子之事太史公何得若罔聞知首創本紀便已遺脫一朝哉其爲歆之僞竄證佐確鑿矣五帝本紀於舜紀引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亦歆所竄入者歟按歆移翻今文之說又竄附國語晉語以炎帝黃帝爲少典之子其母皆有蟜氏之女以列子湯問有女媧氏鍊石共工觸不周山事因於祭法國語魯語緣

飾共工爲九州之伯明堂位加女媧氏之笙簧讀張爲幻以崇佐驗於是述其學者緣飾緯書鑿空增附譙周則以燧人爲皇宋均則以祝融爲皇鄭康成皇甫謐則以女媧爲皇見司馬貞三皇本紀注上承伏犧河圖三五厤引伸爲天皇十二頭木德王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司馬貞三皇本紀引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

無懷氏[見司馬貞三皇本紀]蓋緣管子古封泰山七十二家而妄為之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歲分為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司馬貞三皇本紀引]誕妄不可窮詰蓋亦皆承譌之附會為之至於皇王大紀路史等書益辨之不足辨矣

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

敢執弓韣

按先是郎陽成修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百二十女與媵羞百二十品皆歆僞說以媚莽者也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見於經傳凡今文博士無二說莽納女時猶用之昏老縱慾媚臣僞經說以傅會莽意自是以爲經法宜然後宮衆多掖庭充滿隋之宮人萬計唐宗之宮女三千縱恣無厭怨曠充塞皆歆作僞之罪也歆

之僞經不過始則邀名繼則媚勢豈知流禍遂至於此哉學者不正其心術而以博聞強識造說立端其禍等於洪水猛獸可不懼乎昏義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若非歆僞竄者則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命婦乎若以爲後宮有是則斷斷無是也

新學僞經考卷六終

弟子韓文舉陳千秋初校

弟子林奎梁啓超覆校

新學僞經考卷七

漢儒憤攻僞經考第七

僞經焜焜爍燿施行凡二千年積非成是戴而奉之胡帝胡天或疑或難甲冑扞禦不可干焉請按厥朔歆僞突出諸儒譁然博士不對龔勝自免師丹怒旃尚有嶽嶽上書請誅健者公孫升碩肯休建武之後桓靈之前衆儒咸訕雖滅其名萬百億千古學既興埽之除之厥迹莫湮綿載二百帝者雖祖學官不宣昔易有京春秋穀梁儒士無言僞經若信匪仇匪怨胡乃譆譆

鑄鼎然犀漢儒發難覩我茲篇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漢書劉歆傳

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漢書劉歆傳

按上云魯共王得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又云春秋左氏邱明所修又云孝成皇帝得此三事則此之三學即謂逸書逸禮左氏春秋也書二十八篇禮十七篇皆爲完本當時博士必皆以爲備故歆並言抑之尚書下當缺一禮字也是時盈廷洶

詢說皆如此非歆口自吐其實則兩造不備而國

師公之存𥘉將以誣辟掩盡天下目矣

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

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

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

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

吏漢書劉歆傳

宣帝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

梁春秋元帝立京氏易大儒博士咸無間言獨至

歆書攻者雲起龔勝乞罷師丹大怒執政見忤衆

儒競詘乃至懼誅求出補吏人情可見盡詆以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眞其誰能信之言衆儒盡詘可知當時舉朝諱然無一從者漢朝自公卿博士弟子儒生凡數千無不憤絕如明議大禮者之欲伏道手擊張桂矣不然何至懼誅而求出哉或疑歆若僞經時人何不攻之讀此應難置喙

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大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漢書儒林傳

光爲孔子十四世孫而安國兄子之孫若古文爲

孔子所作安國所傳安有求助不肯之事詳見漢

書儒林傳辨僞

是歲南郡秦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

博以八投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

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

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曆候氣變以凶爲

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僞以媮名位賊

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

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

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説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漢書王莽傳歆作僞經移孔子爲周公又移秦漢爲周制微文瑣義無一條不與孔子眞經爲難而又陰布其書於其黨借莽力徵求天下學者讀之與向來先師之説相忤無一可通者學者蓋無不疑之人人皆積怨憤於心矣歆又以其新説作周禮莽用以變易漢制天下苦其騷擾莫不歸咎於國師之策殆無不欲剚刃於歆腹中公孫祿乃能因人民之愁怨王莽之震動而請借朱雲之劍以誅之故云以

慰天下若非深見其僞經之亂聖變法之失民則公孫祿豈能與莽言此不然莽問平賊方略歆爲定三雍立法制之儒臣何至與使民棄士業之孫陽設六筦以窮工商之魯匡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之崔發同請誅哉蓋視之與張角之妖書等矣如謂公孫祿黨同門妒道眞則後世鄭王之辨朱陸之爭羅整菴王陽明之攻何嘗有挺刃言哉

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於孔子而

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辨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

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宮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闕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

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漢書范升傳

升言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及賈左二學無有本師已足以勝之矣乃又云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恐陛下厭倦云云則其辭不順夫使可立雖有數家猶兼存之既不可立無高氏騶夾猶宜已也此等說出於是劉歆之徒乃

得以黨同妒眞藉口而人主亦漸疑之矣夫公穀
盛衰尙因辯訥乃以守約爲辭安得不爲僞古學
者所排哉蓋不得歆作僞之根原故并遷怒史記
亦其短也然云無本師而多反異前世有疑於此
則當時實情矣
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
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
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
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
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

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後漢書陳元傳

諸儒讙譁公卿以下數廷爭之與西漢移文博士一案正同學者合爭經二大案觀之則當時僞經突出衆情洶憤雖以帝者之力卒格衆議而不行獄情自可明矣

李育少習公羊春秋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四十一事後漢書儒林傳

歆僞左氏在於僞書法自范升李育何休皆難僞

左傳而不知歆僞書法此則百辨而無一日明矣
要以前漢博士不傳春秋一語爲最中竅結升云
反與前世已稍失之育云不得聖人深意乃與之
較短長休之膏肓癈疾則直儕之與穀梁同列其
戰而北不亦宜乎然尚可見左傳雖行猶有攻者
休善厯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
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癈疾後漢書儒林傳
何休爲公羊大宗自能攻左氏然亦不得其僞書
法之根故卒爲康成所箴休又以周官爲戰國陰
謀之書可見今古學之不並立矣

壁中書者得其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而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段注曰此謂世人不信古文非毀之謂好奇者改易正字向孔氏之壁憑虛造此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從改易說文解字序

許愼爲劉歆干城故於今學家言者而辨之疾之如仇不知適足以得攻僞之證如此序稱鼎彝銘

即前代之古文而世人皆爲好奇此許愼之供詐即劉歆之親供也考秦始侈心實開求鼎之風漢武踵之求神仙言祥瑞於是諸鼎間出或者一二三代遺器然僞造獻媚蠱惑上意若丹沙之黃金空中之神語者殆不少道家符籙異篆多至百數元虞集號稱博雅識其七十餘種而垂露薤葉等體亦夢英創僞之方士畫工作僞此鍾鼎之所由出奇字之所以生也劉歆欲奪孔子之經因得間而起以宗室之英名父之子校書之任多見古物挾其奧博搜采奇字異製加以附會僞爲鼎彝或

埋藏郊野而使人掘出或深瘞山谷而欺紿後世流布四出以爲徵應散布僞經小學於其徒復假帝力徵召使說字未央廷中以行其古文則散僞鼎以爲徵應亦其熟技耳世人以其製作之精工文字之奇古故皆寶而信之不知漢去古未遠其製作自非今人所及市賈僞造已不能辨之況歆之所爲乎其譸張以行之如此世人以爲好奇正得其實至明詆曰嚮壁虛造則出於孔壁之非眞當時固已大共昌言攻之矣至云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從改易考周秦漢晉文

字相承少有减變非有更作而當時學者以秦隸爲蒼頡時書且云父子相傳何從改易是即西漢以前不分籀書小篆隸書之明據故皆推本於蒼頡今文學者家世傳業經莽歆史篇文字顚倒竄亂行之以國力誘之以祿利而不能奪其說則其根源之深可知也然使無許慎此言則茫茫萬古徵信無從矣故有劉歆移博士書而僞經之獄明有許愼說文序而僞字之案定文字無變辨見前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

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遣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

漢書無言諸儒排周官者賈公彥所引馬融傳所出甚古必有所據蓋古學大盛後今學攻難之迹剗削盡矣故並錄之唯後漢書稱鄭興從歆受業已親傳周官何獨杜子春耶除挾書之律漢書以爲惠帝二年此云武帝蓋東漢學者附會僞學而加甚之不復足據也

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賈公彥序周禮廢興

碩休皆知攻周禮而僅以爲末世瀆亂六國陰謀則不能得其癥結也碩更以爲武帝知之尤爲僞說所給蓋西漢博士之攻僞經立乎其外以攻之者也范升以下之攻僞經入乎其中以攻之者也入乎其中以攻之鮮有能勝之者矣此僞讖所以熾歟

新學僞經考卷七

弟子韓文舉陳千秋初校
弟子林奎梁啓超覆校

新學僞經考卷八

僞經傳於通學成於鄭玄考第八

按後漢之儒皆今學也大儒講授人徒千萬如張興著錄且萬人蔡元著錄萬六千人樓望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宋登教授數千人丁恭弟子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曹曾門徒三千人牟長學者常千人牟紆亦千人楊倫杜撫張元皆千餘人其數百人者不可勝數故舉天下皆今學也而傳僞古學者終後漢世不過杜鄭賈馬數人而已然且龔勝師丹公孫祿及諸博士攻

之於前苑升李育何休臨碩暨諸儒難之於後哀帝光武暨於諸帝終不能違衆而立學官也後世據僞古之大盛疑漢人何不攻之試思遺文所存攻者之衆猶如此今學之盛猶如此劉歆僞經不過如晉薛眞之僞歸藏隋劉炫之僞孝經孔傳明豐坊之僞子貢詩傳楊愼之僞岣嶁碑人人皆知其僞不甚信之然則僞古學宜將滅矣何能轉熾盛乎今推其故一由劉歆所傳皆一時之通學一則博學必典校書校書東觀者必惑歆所改中古文之本而笑今學之固

陋夫校書者爲天下學者之宗通學者有著書自行之力合斯二者而鄭玄挾其碩學高行老壽適丁漢微經籍道息康成揉合今古而實得僞古之傳以行之遂爲天下所宗濫觴於杜鄭推行於賈逵集統於鄭玄於是僞古行於九州暨海外而今學亡矣夫得才者興廣士者強覩晉文之從者而知其得國覩燕昭之得士而知其奪齊觀傳古學諸人楊雄則稱無所不見杜林則稱博洽多聞桓譚則稱博學多通賈逵則問事不休馬融則才高博洽自餘班固崔駰張

衡蔡邕之倫並以宏覽博達高文贍學上比遷向者並校書東觀傳授古學或少習今學洎入中祕覩未見書咸信爲然盡舍舊學而新是謀反咎夙昔之愚溺於鄉曲因笑章句之徒固陋無知許愼所謂不見通學桓譚之恚非毀俗儒也諸人挾其豐贍之才俯首信服於是鼓動後生人情喜新樂其博異豐力之士靡不景從雖無康成僞經亦有必行之勢矣蓋劉歆以校書爲傳授盤踞高大自應得博達之才理勢然也雖然不値漢中微今學不銷亡鄭玄亦何能混

一哉然則今學與漢爲終始是亦有天運者邪

今掇其通人傳歆古學者著於篇而以康成終

之張竦楊雄歆之友也附見於篇首云

張竦

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漢書張敞傳

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

稱通儒後漢書杜林傳

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

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作訓故漢書藝文志

諫爲莽臣歆友林師傳稱博學喜文采僞學之傳有所受矣藝文志推本張敞以傳至杜林考敞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上封事引春秋譏世卿皆用今文安有所謂古字是猶國師作法而誣及子政景伯傳經而託之賈誼也誣其祖也

楊雄

雄少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

通訓詁不爲章句乃劉歆新開之學派也雄身爲僚友自當用之

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

頗謬於經故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撰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史記皆用今文家說如譏宋宣之啓爭褒宋襄之能讓之類皆與僞左氏相反左氏既與聖人同好惡史公自不與聖人同是非矣盜憎主人之故智不足辨矣

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而不求於外

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以上漢書楊雄傳

莽之放大誥雄之作太玄法言亦可見當時風氣莫不欲僞託聖人然莽僞而人得以操懿之爲賊誅之雄僞而人得以吳楚之僭王絕之獨至歆僞則其術更巧蔽蒙羣言晻昧千載聖人之大統幾取而代焉君臣之閒有幸有不幸也贊云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則其爲衆儒所詘亦等於歆矣

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

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漢書藝文志）

辨見漢書藝文志辨僞

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以上漢書楊雄傳）

雄歆爲密交雄有所作歆觀之歆有所作雄亦知之必矣棻爲歆子而從雄學學出於一也今取雄書獎僞之言條録之如左（以雄與歆同時人罕知其受歆學者故詳列之其王充王符仲長統之流生古學大盛後沾染風氣理固宜然不復録焉）

或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

習者不如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法言問神篇

此言易損其一僅指說卦則序卦雜卦二篇此時尚未增入

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法言寡見篇

按敘五經次第與漢志合詩後於禮者或歆初成周禮時欲以爲周公之典而尤尊大之歟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法言重黎篇

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同上
三八爲木爲東方爲春日甲乙辰寅卯聲角色青味
酸臭羶形詘信生火勝土時生藏脾侑志性仁情喜
事貌用恭撝肅徵旱帝太昊神句芒星從其位太玄數篇
四九爲金爲西方爲秋日庚辛辰申酉聲商色白味
辛臭腥形革生水勝木時殺藏肝侑魂性誼情怒事
言用從撝乂徵雨帝少昊神蓐收星從其位同上
二七爲火爲南方爲夏日丙丁辰巳午聲徵色赤味
苦臭焦形上生土勝金時養藏肺侑魂性禮情樂事
視用明撝哲徵熱帝炎帝神祝融星從其位同上

一六爲水爲北方爲冬日壬癸辰子亥聲羽色黑味鹹臭朽形下生木勝火時藏藏腎侑精性智情悲事聽用聰撝謀徵寒帝顓頊神玄冥星從其位同上

五五爲土爲中央爲四維日戊巳辰辰未戌丑聲宮色黃味甘臭芳形植生金勝水時該藏心侑神性信情恐懼事思用睿撝聖徵風帝黃帝神后土星從其位同上

按此與月令全合觀雄之言周官左氏書序月令則其傳古學昭昭矣

文王淵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法言問明篇

雄書皆言文王重卦無言作上下經者歆之僞易

最後時尚未有此說也

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法言淵騫篇

言京不言孟則漢志云孟氏得易家陰陽災變者

非也此二條與歆說不合然適足以證其僞妄之

迹故幷列焉

杜子春

歆末年乃知周官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

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

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

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

鄭興既從歆受而衆又受之於杜子春則子春或較興尤明歟周官爲僞學大宗故必授之於大弟子非璜惲之徒可比矣

鄭興

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厤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厤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

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與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後漢書本傳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厯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其後受詔作春秋删十九篇子安世亦傳家業後漢書本傳

歆僞經以左氏爲根本以周官爲國土二書皆興所傳又撰左氏條例章句訓詁校三統厯則歆最得意弟子杜林桓譚衞宏皆與斟酌子衆孫安世又能傳家業左氏周官毛詩費氏易皆衆所傳世稱二鄭故古學當以興衆爲第一宗傳矣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閒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河南鄭興東海衞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諸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

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後漢書本傳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見排抵後漢書本傳

桓譚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其受古學之淵源也

譚與杜林皆成學於西漢受劉歆張竦楊雄之學

以通博爲主崔駰班固張衡馬融劉珍蔡邕皆此一派以其博洽故不守章句實則章句皆今學爲古學者攻之故不守也從古學者多博洽人皆信之此古學所以盛也譚林淵源學問相等而林以卓行高位弟子衆多古文於是遂行則林爲古學一大宗也

陳元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厭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覃

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冝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

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按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宏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

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
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
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
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
聽者獨聞不謬於淸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
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
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
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
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
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

之正道理邪明之宿寃若辞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
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
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
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隷從事李封
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
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後漢書本傳

范升陳元憤爭左氏是經學一大案自少讀後漢
書即怪左傳之文博何范升必極相攻苟非不得
已扶弱持微豈不甚善何事與古人爲仇乎然古
學者僅爭左氏未敢及周官毛詩也柳可想矣

賈逵

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

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竝

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

絕固已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

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

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

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

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

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

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

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

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而左氏以爲少皞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曆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

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幷作周官解故遷逵爲衞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

王國邵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羡慕焉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後漢書本傳

鄭衆傳費易毛詩周官左傳而不光大賈逵傳古文書毛詩周官左傳國語則僞經遂行蓋逵校書東觀入講南宮遭遇獨隆矣又附會圖讖以媚時主選嚴顏高才生以受左氏則公羊奪矣拜逵弟子門生爲郎則榮途開矣至於詔諸儒皆選高才

以受僞經令學者受業黃門以生其欣慕幾等於明代庶常之選矣僞經安得不行哉蓋自劉歆僞經之後今古水火至賈逵乃始行焉鄭玄之前創業祖功守成宗德應推逵矣蔚宗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又曰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若有不概於心而亟致微辭者豈蔚宗傳武子之學有所知邪

徐巡

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

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後漢書杜林傳

徐巡兼承兩大師之統古文尚書毛詩多本之焉亦僞學之功臣也

張衡

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後漢書本傳

劉陶

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後漢書本傳

劉珍劉騊駼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 後漢書張衡傳

馬日磾楊彪韓說

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書 後漢書盧植傳

僞古之學劉歆以校書而作之諸儒亦以校書而

信之蓋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徵應散布惑人甚矣其校書之人散見於羣傳者並列於此以省觀覽焉

班彪班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沈重好古 後漢書本傳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　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 後漢書本傳

孟堅作史全採歆書文字異者僅二萬餘其人歆

之坎陷深矣推其所由則亦在校中祕書也

王充王符仲長統

王充字仲任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後漢書本傳

王符字節信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後漢書本傳

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後漢書本傳

充師班彪符友馬融張衡融所謂達才通人營道同術長統亦頻引周禮蓋通達之家無有不入其籠中而今學所傳則皆守約之士也此其盛衰所

以判歟

崔篆崔駰崔瑗

篆兄發以巧佞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顯於新世篆生毅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後漢書本傳

駰曾祖母能通經學百家之言顯於新世駰古學所本也

崔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

學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後漢書本傳）

以崔駰爲之父以賈逵爲之師以馬融張衡爲之

友古學之長畢集矣

馬融

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

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

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

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

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

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

遺令凡二十一篇後漢書本傳

馬融才高福注九經遂爲古學之總匯三禮三傳皆其所定且爲二千年學派之宗亦以盧植鄭玄皆出其門故也學者千人古學聚徒之多以融爲始鄭玄因得薈萃而集其成譬之經國馬融爲文王三分有二鄭玄爲武王乃能革殷受命也故融於僞古之功實與賈逵並驅世稱賈馬亦曰馬鄭猶之宋曰周程亦曰程朱宜也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

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繆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

聖意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書（後漢書本傳）

經典釋文序錄云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而植傳亦云從融受古學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繆云云則劉歆之後其有以偽學之說羼亂於眞經以疑惑後生者則馬融與植其人也

蔡邕

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大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漢書本傳

按邕傳及水經注皆言邕自書丹於石使工鐫刻洛陽伽藍記亦言三種字石經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迹隋書經籍志亦言後漢鐫刻七經著於

石碑皆蔡邕所書董逌廣川書跋乃云石經不盡蔡邕書如馬日磾輩相與成之洪适隸釋云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張𥳑石經跋云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按洪适隸釋石經論語殘碑末一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黃伯思東觀餘論石經公羊殘碑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䁘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唯谿上缺當是堂谿典也由二碑證之

則當時奏求正定者祇邕等七人暨後立石又有左立孫表及趙䮍等諸人也范史略之耳

鄭玄

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厤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及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

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門生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

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蓺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禀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

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云

僞古文傳至賈馬燄既張矣而所以輔成古學篡今學之大統者則全在鄭康成一人推康成所以能集六經之成以滅今學者蓋有故焉兩漢儒林皆守家法爰逮後漢古學雖開而古學自守其藩籬今學自守其門戶甯有攻伐絕不通和今學攻

古學爲顛倒經法古學攻今學爲蔽固妒毀但今學之毀古猶王師之拒賊也古學之攻今則盜憎主人也觀其相毀之辭而曲折見矣然古學雖言僞而辨而自杜林鄭興至賈逵馬融許愼諸大師皆篤守古文與今學家溝絕不通苟長若此即互有盛衰亦可兩存唯鄭康成先從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蓋兼通今古因舍今學而就古學然雖以古學爲宗主而時有不同又採今學以裨佐之如箋詩以毛本爲主則宗毛可矣而又時違

毛義兼採韓詩於是得鄭氏箋而今古學俱備不知毛之僞古行而韓詩寖廢矣注書既以古文爲宗主禹貢悉參以班氏地理志則又用今學於是得鄭古文尚書注而今古學俱備不知古文尚書僞經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亡矣夲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儒林傳故注儀禮並存古文今文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於是得鄭氏儀禮注而今古學俱備不知僞古文儀禮行而今文儀禮亡矣注論語則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論語集解隋書經籍志同釋文云鄭校周之本

以齊古讀正於是得論語鄭注而今古學俱備不凡五十事知齊魯論亦失眞矣其注詩書禮論語如此其注羣經當亦然於是今古雜揉不可復辨而其所注之本則毛詩古文尚書古文儀禮禮記周官費氏易左氏春秋玄注左氏春秋見世說新語皆古文也讚二鄭則曰雅達廣攬攻何休則曰鄉曲之學足以忿人蓋貫馬之嫡傳偏主僞古加以不受徵辟之高節甄綜群緯之碩學適有高壽徧注羣經高譽隆洽旣爲齊魯之宗弟子萬數散佈方州之緒觀陶謙與諸豪傑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奏記於

朱儁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云云後漢書朱儁傳

漢獻帝時三公八座議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於朝或以爲當交拜又子尊不加於父母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欲合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私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玄議曰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體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

禮通典禮部二十七康成爲處士而諸豪傑討賊則引以爲重三公八座議禮則問以取決王粲云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其望重如此於是范蔚宗謂鄭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袁瓛云鄭玄訓詁三禮及釋五經其義並盡思窮神得之遠矣徐爰云鄭玄有贍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聖人復出不易其言矣蕭子顯云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並軌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與其爲學者歸宗如此於

是鄭學統一天下數十年矣加以弟子萬人今可考者朱氏錫鬯經義考有郗慮王基崔琰國淵任嘏趙商張逸冷剛田瓊炅模焦喬王權鮑遺陳鏗崇精其未載者汜閣屢見鄭志又三國志程秉傳云逮事鄭玄與劉熙考論大義崔琰傳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孝經唐玄宗序幷注邢疏云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竹垞未及也張逸與鄭君同縣鄭君妻弟逸官至尚書左丞見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一所采鄭玄別傳經義考又載治鄭氏易者許慈按三國志許慈傳云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

禮毛詩論語非止治易也程秉逮事鄭君與劉熙考論大義許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則劉熙似是鄭君弟子熙北海人固宜受學於鄭君也三國志薛綜傳從劉熙學則綜與慈鄭君再傳弟子矣又姜維傳云好鄭氏學然不言其何所受郤正論維樂學不倦清素節約一時儀表維天水人與北海相去甚遠而好鄭學鄭學所及者遠矣又孫乾傳云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注采鄭玄傳云薦乾於州朝被辟命玄所舉也按朝北海人又爲鄭君所知不知其嘗受學否孫叔然受學鄭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譏短康成叔然駁

而釋之（三國志王肅傳）弟子既多其高才能傳於後世者猶如此而當時適丁漢亂經籍道息人不悅學故三國志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云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魚豢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七人爲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詔議圜邱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

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王肅傳注漢末經學極盛曾幾何時乃至於此於是時有能言學者寡矣況欲責以辨別今古哉而康成弟子徧天下得乘間抵隙收拾天下之士以言遺經挾此數者萬流歸宗於是天下執經言學無有出鄭氏者故王肅家語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王肅當三國時鄭學已大行五十載於是鄭學統

一字內久矣魏之王肅王粲吳之虞翻蜀之李譔盛妒攻之然是數子者亦古學之緒餘虞翻雖云出於孟氏而納甲乃所自創非孟氏也譬陸王攻朱實出朱子之四書抑不足議也鄭學既行後世乃咸奉劉歆之偽經而孔子之學亡故康成者劉歆之功臣孔門之罪人也

新學偽經考卷八

弟子韓文舉陳千秋初校
弟子林奎梁啓超覆校